

# 华人人际关系的概念化

## ——针对中国香港地区大学生的实证研究

刘嘉庆<sup>1</sup> 区永东 吕晓薇 蒋毅

(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系, 香港)(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以杨中芳所构建的华人人际关系概念化理论模型为蓝本, 并采用以往的实证研究方法为基础, 揭示了当代华人对人际关系如何进行概念化及其潜在的认知维度。杨氏模型认为华人人际关系主要由既定成分、情感成分和工具成分组成。该研究以中国香港地区的大学生为被试进行调查, 首先采用访谈的形式, 分家族、学校及日常生活情境建立人际关系清单。然后采用多维量表法(Multi-dimensional scaling)处理被试对关系进行分类的数据。结果发现, 在不同的生活情境中, 被试均依据情感程度对关系进行分类。在等级差异明显的家族和学校情境中, 被试依据辈份和等级差异的突显性进行分类; 而在等级差异小的生活情境中, 则采用功利程度为标准。本文对被试在不同情境中所采用的不同维度进行了讨论, 并提出华人人际关系的义务具有工具性质的实证结果。

**关键词** 关系概念化, 情感程度, 等级差异, 功利程度, 多维量表法。

**分类号** B849; C91

## 1 前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迄今, 已有不少华人学者通过考虑华人文化的独特因素来对华人人际关系进行概念化<sup>[1~5]</sup>。其中杨中芳提出, 中国人际关系可以被分解为既定成分和交往成分<sup>[3]</sup>。既定成分指两人在某时点通过交往所建立的社会既定联系; 这种联系可以是先天的(如父子关系)或后天建立的(如师生关系), 而每个既定成分都有相应的行为义务, 因此该成分酷似 Jacob 所提出的“关系基础”<sup>[6]</sup>。交往成分则指关系双方在互动过程中所得到的经验, 并进一步划分为情感成分和工具成分。前者为交往过程中双方在自发情感交流层面的亲密程度, 后者指在工具层面——即以利益交换和履行作为关系基础的义务——的满意程度。有学者指出杨中芳的模型实际上是采用义务性、情感性和工具性三个特征来概括人际关系<sup>[7]</sup>。因此在杨氏模型中, “关系”是通过两人之间在某时间地点联系的既定成分(义务性)、情感成分及工具成分的多少来进行界定的。

尽管对中国人际关系进行概念化的模型如雨后春笋, 然而尝试以实证数据验证此类模型的研究仍然较为零碎, 着墨不多。因此本研究尝试以杨氏模

型为理论基础, 并对以往类似的实证研究做出改善, 从而验证杨氏模型中的三个成分在现今华人社区内是否存在, 并借此揭示华人对人际关系概念化的真实情况。上文已经扼要阐述了杨氏模型的要旨, 下文将简单介绍两个探索华人人际关系概念化的实证研究, 指出其中的不足并尝试在本研究中加以改善。

庄耀嘉在一项研究中, 尝试揭示中国台湾成年人口角色规范的潜在认知结构<sup>[8]</sup>。研究列举了 28 种角色对偶关系(如父对子、子对父), 要求被试进行相似性的判断。研究者运用多维量表法(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MDS)以获得三个潜在维度, 分别为: 亲密—疏远(Closeness-Distance)、支配—顺从(Dominance-Submission)以及性别差异。对于该研究所要求的被试对各对偶关系做相似性判断的方法, 张志学认为这只是社会规范性的判断, 却没有使被试把自身作为不同关系对象的交往经验反映在数据上<sup>[7]</sup>。简而言之, 该研究只反映了一般的社会标准, 而非被试的认知结构。而且, 这 28 项对偶关系清单由研究人员预先设定, 因此其客观性受到质疑。

因此, 张志学在另一项研究中, 针对庄耀嘉研究的不足之处进行改善, 检验国内被试如何划分他们周边的关系, 并尝试找出其中潜在的维度<sup>[7]</sup>。研究

首先要求 18 名被试(在北京工作的成年人)详细列出他们过去和现在生活中所遇到的所有关系,经检验后共得到 37 项人际关系。然后要求另外约 60 名被试(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年人)将该 37 项关系按自身标准分类。根据多维量表法(MDS)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到三个维度,分别是:关系的远近、个人在交往中的自主性以及个人对对方的依赖程度。虽然张志学的研究以访谈法克服了关系清单主观性的缺点,然而该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

首先必须注意的是,张志学的研究中,各部分的人口背景资料(Dem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并不一致:制订关系清单的被试为在北京工作的成年人,而对关系进行分类的被试却来自全国各地。杨国枢曾撰文阐述在现代化的影响下中国人心理结构和行为的转变<sup>[9,10]</sup>。因此张志学得到的关系清单是否适用于另一组不同背景的被试仍存在疑问。而且,张志学和庄耀嘉的研究都把所有的关系混在一起,并没有将他们归入不同生活情境中进行讨论。过去曾有不少学者提出过华人在不同情境中的灵活性问题:如费孝通的“差序格局”<sup>[11]</sup>及许烺光的“情境主义”Situationalism<sup>[12]</sup>。关系双方会选择并启动不同的角色关系来应付不同情境的需要<sup>[1,3]</sup>。例如,两人如果是表亲及同学,在学校后者被启动,而前者将突显于家庭中。因此,在不同的生活处境下,被试是否采用不同潜在维度具有研究价值。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杨氏模型为基础,采用实证的方式揭示华人对人际关系概念化的潜在维度。本研究将参照张志学的研究方法,利用多维量表法(MDS)分析收集到的数据,克服前人在研究方法上的不足。首先,本研究采用的被试为中国香港地区的大学生。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提供香港实证研究的数据,填补两岸三地在这一领域的缺漏。另一方面,本研究将所有关系归入三个生活情境中——家族、学校、日常生活(家族、学校和工作以外的生活)——进行处理,尝试独立观察并检验被试在三类情境中所采用维度之异同。

##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预备研究”,旨在建立一个现代香港大学生的人际关系清单。第二部分为“正式研究”,被试将对关系清单进行分类,并填写用以解释实验研究的量表。

### 2.1 预备研究

如前所述,关系清单分三个生活情境,力求有系

统且全面地列举现今香港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家族情境的关系从中国人的血缘关系图中筛选得出;而学校和日常生活两种情境中的关系则通过访谈法收集。

**2.1.1 家族情境** 家族情境中的关系从学者田惠刚所著的《中西人际称谓系统》一书中选取<sup>[13]</sup>。田惠刚在该书中总结了约 150 个中国人的家族关系,主要分为五类:核心家庭、父系亲属、母系亲属、配偶亲属及兄弟姐妹的后代。本研究根据三个标准对其进行筛选,从而满足研究需求。第一,所有较被试年轻或辈份较低的关系(如姑表外孙),除了将一些普遍常见的(如孙(女)、侄(女)和甥(女))保留外,其余一律弃用。因为以被试的年龄来看,难与这些关系的人交往。第二,本研究假设在同一辈份或血缘距离下的关系没有性别差异,例如舅舅(母亲兄弟)与姨母(母亲姐妹)是一致的。然而,家族成员和其配偶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如舅舅与舅母之间可能有所不同。如果以往学者所提出的中国人以血缘定亲疏的假设成立,那么家庭成员的配偶因血缘不同而被视作外人则勿庸置疑。因此,我们将辈份或血缘相等的关系进行合并,而不同的则分开处理。第三,在配偶亲属一组中,夫系和妻系中的亲属应是一致的。如岳父(妻子的父亲)与公公(丈夫的父亲)应无区别。根据以上三个标准,田惠刚的 150 个家族关系被缩减为 48 个,详见附录 1。

**2.1.2 学校及日常生活情境** 在本部分中,研究人员对 20 名全日制大学生(10 男 10 女)逐一进行访谈,被试年龄介乎 19 至 22 岁( $M=20.7$ ,  $SD=0.83$ )。该 20 名被试均自愿接受访问,访问完成后赠送小礼品表示感谢。全部受访者均在所属院校已就读 1 年以上,且无一年或一年以上的全职工作经验。在访问过程中,研究人员要求被试分别对于学校和日常生活两种情境尽可能多地写出他们过去和现在遇到的关系。访问没有时间限制,直至受访者不能再写出更多的关系为止;平均每位受访者所需时间为 45 分钟。所有访问完成后将所收集到的关系进行整合,只出现一次的关系名称被删除。最后在学校情境下收集到 34 个关系(详见附录 2),而日常生活情境则收集到 38 个(详见附录 3)。总而言之,通过对三种情境的收集,建立了一张共 120 个关系的清单。

### 2.2 正式研究

本部分实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请被试对上述关系进行分类,目的在于收集每个生活情境中

各关系间相似程度的数据,同时进行多维量表(MDS)处理,得出一个可以表示各关系间距离的空间模型,并找出其中的潜在维度。在第二阶段,相同被试将填写一份《人际关系问卷》,用来解释在第一阶段实验中找到的各潜在维度的含义。

**2.2.1 被试** 101名(50男51女)被试自愿参加研究,年龄介乎19至26岁( $M=21.1$ ,  $SD=1.11$ ),他们与前一部份的受访者一样,均为全日制大学生,在所属院校就读一年以上,没有一年或以上的全职工作经验。

**2.2.2 材料** 第一阶段的实验为关系分类工作。此阶段的材料为120张 $9\text{cm}\times 6\text{cm}$ 的纸卡片,每张卡片上用中文写出一种关系的名称,如有必要则配以解释。120张关系卡片归入不同的生活情境,而且每种关系不会在任何两个(或三个)情境中重复(即家族情境48张,学校情境34张,生活情境38张)。在实验的第二阶段,研究人员准备了四套《人际关系问卷》。每套问卷从120个人际关系中随机抽取30个(家族12个,学校8至9个,日常生活9至10个),每个关系下设9个形容其特征的评定量尺。这9个量尺主要参照张志学的研究中采用的量尺,并按照杨氏模型编制而成<sup>[3,7]</sup>,主要对应杨氏模型的3个关系组合成分。针对既定成分的有:关系双方的义务程度;针对情感成分的有:关系双方的互赖程度、情感程度、友好程度、熟悉程度、重要程度及亲密程度;针对工具成分的有:关系双方的回报程度

及功利程度。每个量尺均为9点利克特量表(Likert-type scale),由1(表示该关系在此特征中非常弱)至9(表示该关系在此特征中非常强)顺序排列。

**2.2.3 程序** 被试在一间不受外界干扰的房间进行。在实验的第一阶段,研究人员向被试讲解整个实验程序,然后要求被试进行关系分类工作。三个生活情境的关系分类将分开进行。在每个情境的分类中,被试将他们认为类似的关系放在一堆,不相似的关系则分别放在两堆中。每个关系只可放在一堆里,分类工作没有时限,但是分类总数不得超过6堆。如果被试没有接触过这类关系的人,则以他们认为的一般社会标准分类。当完成每一生活情境的分类工作后,被试被要求写出在这一情境中所使用的分类标准,同时研究者记录被试的分类结果。完成一个情境的分类后再开始另一情境的分类工作。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在家族情境中,如果被试为男性,则给予妻系亲属(关系12、30、32、41、43);如果为女性,则给予夫系亲属(关系14、35、39、42、46);其它关系全部一致。当三个生活情境的关系分类完成后,研究人员会从四套《人际关系问卷》中随机选取一套发给被试填写。在填写前,研究人员先解释9个量尺的特性与含义(见表1),并要求被试按自己以往与该关系的人接触的经验给出分数。同样,未曾接触过的关系,则按一般社会标准处理。在完成,研究员向被试赠送礼品表示感谢。

表1 《人际关系问卷》中9个量尺的含意

类别	定义
关系双方的义务程度	关系双方需要为双方履行的义务程度。义务是指当对方提出合理要求时,你没有推却的余地,或帮忙是应份的。
关系双方的回报程度	关系双方对于对方给你帮忙或好处后你回报的必要。例如对方送你礼,你会经常有回礼的压力。
关系双方的互赖程度	你是否很信赖或信任与有你有这种关系的人。例如,当你有需要找人帮助时,你会很信任地找他呢?
关系双方的情感程度	关系双方在交往场合中是否经常涉及情感的交流。例如没有利益成份,只有关心成份的交往。
关系双方的功利程度	关系双方在交往场合中是否经常涉及功利性的交流。例如利益交换或有回报期望的帮忙。
关系双方的熟悉程度	关系双方对对方有多熟悉,例如你知道对方多少东西或多少私人事件。
关系双方的友好程度	关系双方是否友好。友好是指在一般交往场合中你会以正面的态度看待他或以正面的心思考虑他与你的关系。
关系双方的重要程度	与你有关的人是否对你有重要或不能失去的。
关系双方的亲密程度	关系双方容许对方进入自己人世界的深度。例如,知道对方私密等。

## 2.3 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

**2.3.1 近距矩阵(Proximity Matrix)** 实验第一阶段收集到的数据表示了三个生活情境中各种关系被放置在一起的频率。如果两个关系永远被放在一起,则他们的近距性为1;若永不放在一起,数值为0;如果100名被试中有60人将他们放在一起,数值就为0.6。依此类推,三个生活处境共得出三个近

距矩阵,家族情境为 $48\times 48$ ,学校情境为 $34\times 34$ ,日常生活情境为 $38\times 38$ 。此程序在多维量表(MDS)中被广泛采纳<sup>[14]</sup>。在得出三个生活情境中的近距矩阵后,用Kruskal所发展的Non-metric MDS<sup>[15]</sup>的统计分式在SAS PROC MDS程序中处理,得到各生活情境中不同维度的解、压力值及该情境中各关系在不同维度解中的坐标值。根据Kruskal和

Wish 的建议,应考虑维度解数目不多于  $(I-1)/4$  ( $I$  为刺激数目,即关系数目)<sup>[14]</sup>。最后,研究者通过计算得到了家族情境中的 1 至 11 维度解,而学习及日常生活情境中均为 1 至 8 维度解。

### 2.3.2 蒙地卡罗模拟法 (Monte Carlo Simulation)

在以往有关多维量法 (MDS) 的研究中,一般做法是先算出不同维度解的压力值,然后再将之对应的维度解列于图中,制作压力线,最后搜寻此线的拐点来判定最适当的维度解。这种做法虽然已经被广为接受,但这种视觉判断的做法毕竟过于主观,在拐点不明显的压力线中将难以做出准确判断。而且如果数据随机性不足,压力值就会产生偏差<sup>[16]</sup>。因此研究采用由 Spence 和 Graef 所发展的蒙地卡罗模拟法 (Monte Carlo Simulation, or MCS)<sup>[17]</sup> 来判定三个情境的维度解。

蒙地卡罗仿真法 (MCS) 的程序如下:先从电脑中根据不同的维度解 (即维度数目)、刺激数目 (Number of stimuli, 即关系数目) 及错误偏差度 (Error variance) 三项资料以随机方式产生出模拟的近距矩阵 (Proximity Matrix)。得出模拟近距矩阵后再通过 MDS 获得不同维度解下的仿真压力值。而最适当维度解则是在同一维度解下仿真压力值与真实压力值相差最小的解。例如,在家族情境中有 48 个刺激,维度解为 1 至 11,而错误偏差度则设定为 0, 0.05, 0.1, 0.2, 0.3, 0.4, 0.5, 0.6 和无限大;利用这三项资料得出由 1 至 11 每个维度解的相近矩阵及模拟压力值。再将仿真压力值与该维度解的真实压力值相减,得出三维解的相差值最低,即采用三维解作为家族情境的解。

### 2.3.3 多元回归 (Multiple Regression) 及属性矢量 (Property Vector)

在实验的第二阶段,收集到的数据为《人际关系问卷》中被试在不同关系中对 9 个量尺的评分。研究人员先计算出被试在 120 个关系中 9 个量尺各自的平均值。然后将每个关系的 9 个量尺平均值设定为因变量,所属关系的坐标值设定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三个生活情境分别利用以上资料进行计算,得出各自的标准回归系数 (Standardized regression coefficient,  $\beta$ )、多元回归系数均分 (Multipl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R^2$ ) 以及 F 值。其中  $\beta$  值如果达到 0.75 则认为该量尺足够代表所指维度的含义,而 0.90 则表示达到满意水平。

另外,为使 9 个量尺图像化,从而便于解释,研究人员利用每个量尺的  $\beta$  值及  $R^2$  值,同导向余弦

(Directional cosine) 的方法得出每条量尺在所属维度解的空间角度,再将其投射到所属的空间模型中。

## 3 结果

利用多维量法 (MDS) 及蒙地卡罗模拟法 (MCS),本研究得出了三个生活情境中的维度解:家族情境为三维解,压力值为 0.13;学校及日常生活情境为二维解,压力值分别为 0.08 和 0.10。

### 3.1 家族情境

在家族情境中,被试对关系的分类数目由 2 组至 6 组不等 ( $M=4.91$ )。最常见的分类标准为“辈份差距”(51 次)、“所属亲系”(如父系母系亲属,42 次)、“是否同住”(39 次)、“熟悉程度”(39 次)及“接触频率”(32 次)。

图 1 显示了该情境的三维解。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详见表 2,属性矢量的结果见图 1。结果显示,9 个关系量尺主要分为三组。第一组为功利程度,其矢量贯穿三维空间的对角。第二组为回报程度,能够诠释维度三。第三组为余下 7 项量尺,即义务程度、互赖程度、情感程度、熟悉程度、友好程度、重要程度及亲密程度,主要向维度一靠拢。而维度二则没有任何一个量度可以解释。

维度一被命名为“情感程度”(Affectiveness)。如图所示,其正端多为核心家庭成员关系,如“父亲”(项 1)、“兄弟姐妹”(项 5)、“女婿媳妇”(项 48),他们都是些重义务、互赖程度高、比较重要的亲密关系。反之,在其负端的则为一些情感程度低的关系,如“姑表姐(妹)夫和姑表嫂(弟妇)”(项 10)、“从堂兄弟或堂表兄弟”(项 24)等。

尽管无任何量尺能够成功解释维度二,但是总观各种关系在此维度上的分布及被试所采用的标准,此维度应与辈份有关。在其正端的多为被试的后辈关系,如“侄女婿或侄媳”(项 9)、“姨外甥(女)或侄(女)”(项 12)及“甥(女)或侄(女)”(项 14);而位于负端的则为被试的长辈关系,如“姨母或舅父”(项 28)及“外祖父(母)”(项 38)。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核心家庭成员间也有长幼之分,但他们在此维度上的值多趋于零。如父母虽然处于负端,但并不处于其它同辈关系,如姨母叔父的位置;女婿孙女这些后辈的情况也一样。这说明该维度并非纯粹代表客观辈份差距,而应看作是表现辈份差距在被试认知结构中的突显性更为恰当。因此该维度被命名为“关系辈份的突显性”(Perceived *bei* differ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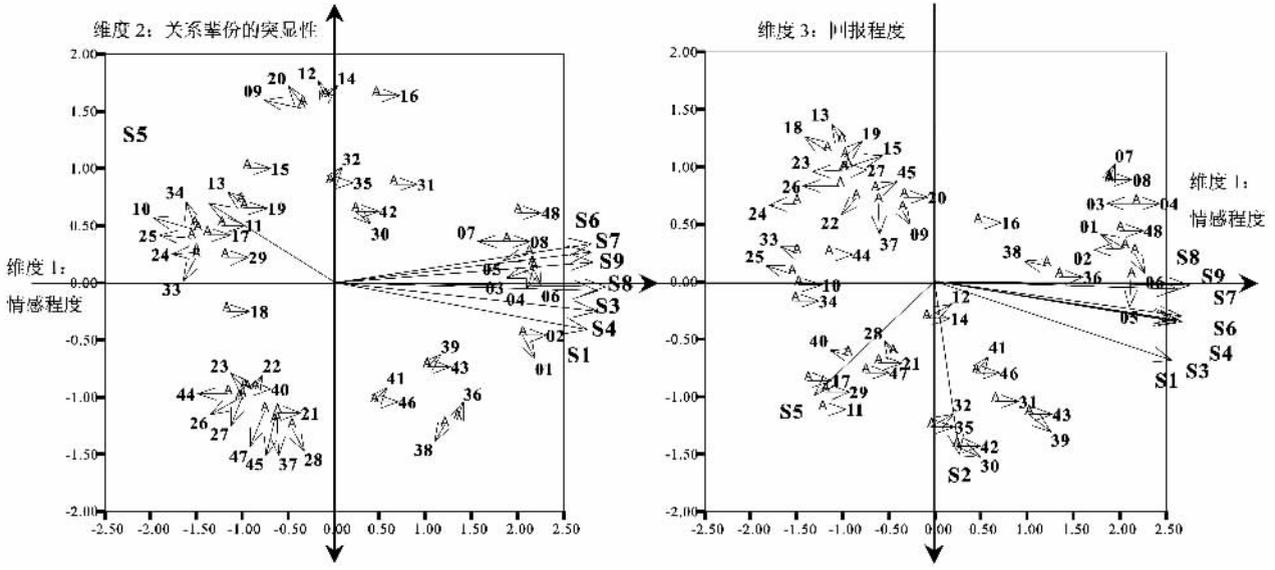


图 1 家族情境的潜在维度、属性矢量、关系分布及空间模型  
属性矢量所属的特性量度,参看表 2;关系编号参看附录 1

表 2 家族情境多元回归的分析结果

编号	量度名称	每个维度上的 $\beta$ 值			$R^2$	$F(3, 45)$
		维度 1	维度 2	维度 3		
S1	关系双方的义务程度	1.005	-0.183	-0.340	0.858	88.275***
S2	关系双方的回报程度	0.057	-0.064	-0.419	0.413	10.333***
S3	关系双方的互赖程度	1.034	-0.027	-0.147	0.807	61.187***
S4	关系双方的情感程度	1.160	0.129	-0.195	0.829	70.953***
S5	关系双方的功利程度	-0.198	0.124	-0.185	0.426	10.865***
S6	关系双方的熟悉程度	1.059	0.163	-0.169	0.803	59.821***
S7	关系双方的友好程度	0.881	0.103	-0.147	0.790	55.181***
S8	关系双方的重要程度	1.382	-0.027	-0.030	0.852	84.647***
S9	关系双方的亲密程度	1.130	0.088	-0.041	0.788	54.460***

注: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01$

由于维度三只有回报程度这一量度与之吻合,因此命名为“回报程度”(Level of reciprocity)。该维度的正端为核心家庭成员及父母亲属,如“父亲”(项 1)及“表姨父或表舅母”(项 26)。在其负端的则多为配偶亲戚,如“内姐(妹)或内兄(弟)”(项 30)。

### 3.2 学校情境

在学校情境中,被试对关系的分类数目为 2 至 6 组( $M=4.95$ )。最常见的分类标准为“角色身份”(55 次)、“熟悉程度”(48 次)、“接触频率”(40 次)及“接触原因”(39 次)。

图 2 展示了该情境的二维解。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详见表 3。属性矢量的结果见图 2。由于 Davison 和 Siriei 指出,将整个空间模型作正交旋转(Orthogonal rotation of dimensions)将不影响数据的契合优度(Goodness of fit of data)<sup>[18]</sup>,因此所有关系

向右旋转约 45 度,来尽量满足 9 个量尺在图中的投射。结果显示,9 个关系量尺主要分为两组。第一组为功利程度,贯穿二维空间的对角。第二组为余下的 8 项量尺,即义务程度、互赖程度、回报程度、重要程度、情感程度、熟悉程度、友好程度及亲密程度,主要向维度一靠拢。其中后 4 项量度比较贴近维度一,因此采用该量度解释维度一。而维度二则没有任何一个量度解释。

维度一被命名为“情感程度”(Affectiveness)。在右边(正端)多为一些熟悉及经常接触的关系,如“同宿舍室友”(项 14)及“大学导师(即 Mentor)”(项 29)。在其左边(负端)的则为不熟悉和接触时情感不很亲密的关系,如“校医院医护人员”(项 18)及“校车司机”(项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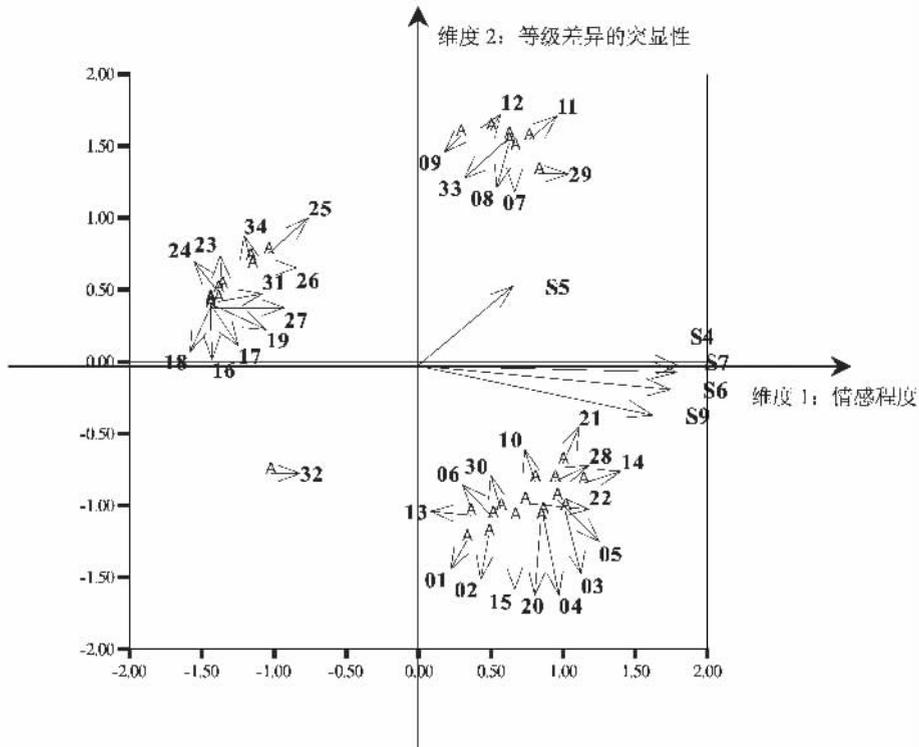


图2 学校情境的潜在维度、属性矢量、关系分布及空间模型  
属性矢量所属的特性量度, 参看表3; 关系编号参看附录2

表3 学校情境多元回归的分析结果

编号	量度名称	每个维度上的 $\beta$ 值		$R^2$	$F(2, 32)$
		维度 1	维度 2		
S1	关系双方的义务程度	0.254	1.036	0.672	31.779***
S2	关系双方的回报程度	0.333	0.712	0.744	44.947***
S3	关系双方的互赖程度	0.370	0.925	0.539	18.117***
S4	关系双方的情感程度	0.740	0.811	0.707	37.476***
S5	关系双方的功利程度	0.026	0.432	0.161	2.983
S6	关系双方的熟悉程度	0.781	0.701	0.668	31.125***
S7	关系双方的友好程度	0.677	0.703	0.702	36.549***
S8	关系双方的重要程度	0.463	0.884	0.687	33.981***
S9	关系双方的亲密程度	0.724	0.515	0.597	22.948***

注: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01$

维度二不能从量尺中找到解释, 通过各关系在此维度上的分布来看, 应该与等级差别有关。位于正端的为一些较被试等级高且必须以服从态度对待的关系, 如“小学老师”(项 12)及“家教”(项 9)。处在负端的则为一些与被试平起平坐的同等关系, 且被试不用与之过分拘谨, 如“中学同学(同班除外)”(项 2)及“同宿舍室友”(项 14)。处于中间位置而偏向正极的则是那些提供学校后勤服务的工作人员, 如“中学校工职员”(项 23)及“食堂职员”(项 19)。显然, 对于这类关系的成员, 虽然不像老师那样以服从为主, 但仍然需要遵守一定的社会礼仪, 从

而保证双方交往的顺畅。因此该维度所表达的应为在面对不同的等级差异时, 对待不同关系所需要的礼仪程度。与家族情境中有关辈份的维度一样, 该维度反映了被试的等级(或礼仪)在对待某种关系的人时其认知结构的重要性。因此该维度被命名为“等级差异的突显性(Perceived hierarchical difference)”。

### 3.3 日常生活情境

在日常生活情境中, 被试将关系分为 2 至 6 组 ( $M=5.14$ )。最常见的分类标准为“亲密程度”(60 次)、“角色身份”(50 次)、“熟悉程度”(47 次)、“接触

频率”(46次)及“接触原因”(30次)。

图3展示了该情境的二维解。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详见表4,属性矢量结果见图3。与学校情境一样,为尽量满足9个量尺在二维解中的投射以便了解各维度的含义,整个空间模型及关系坐标向右作约45度的旋转。结果显示,9个关系量尺主要分为

两组。第一组为功利程度,能够成功解释维度二的含义。第二组为余下的8项量尺,即义务程度、互赖程度、回报程度、重要程度、情感程度、熟悉程度、友好程度及亲密程度,主要向维度一靠拢。其中后4项量度较贴近维度一,因此采用这些量度解释维度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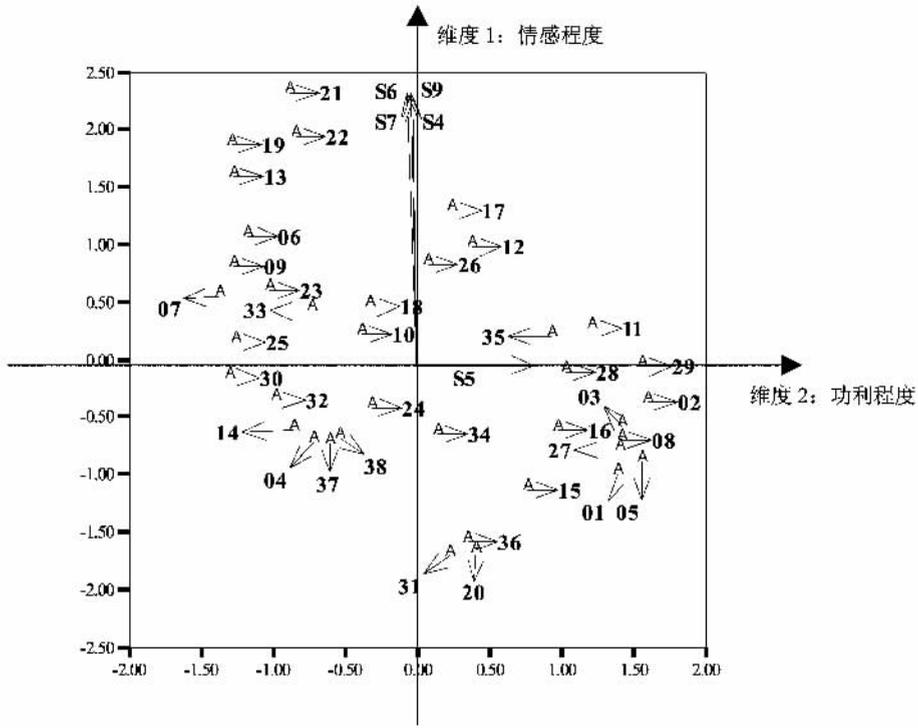


图3 日常生活情境的潜在维度、属性矢量、关系分布及空间模型  
属性矢量所属的特性量度,参看表4;关系编号参看附录3

表4 日常生活情境多元回归的分析结果

编号	量度名称	每个维度上的 $\beta$ 值		$R^2$	$F(2, 36)$
		维度 1	维度 2		
S1	关系双方的义务程度	-0.616	1.138	0.591	25.276***
S2	关系双方的回报程度	-0.228	0.563	0.285	6.987**
S3	关系双方的互赖程度	-0.704	1.480	0.782	62.843***
S4	关系双方的情感程度	-1.141	1.113	0.870	117.533***
S5	关系双方的功利程度	0.431	0.419	0.189	4.073*
S6	关系双方的熟悉程度	-1.102	1.073	0.877	125.245***
S7	关系双方的友好程度	-0.967	0.991	0.837	89.737***
S8	关系双方的重要程度	-0.832	1.251	0.770	58.561***
S9	关系双方的亲密程度	-1.090	1.092	0.863	110.529***

注: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01$

维度一被命名为“情感程度”(Affectiveness)。在其正端的多为一些亲密关系,如“情侣”(项21)、“志同道合的朋友”(项19)及“同居者”(项22)。在其负端为一些不亲密甚至不认识的关系,如“顾客”(项15)、“乘客”(项20)及“陌生人”(项31)。

因为只有功利程度一个量尺可以成功解释维度

二,因此命名为“功利程度”(Level of Instrumentality)。在此维度中,位于正端的是一些同金钱利益相关的关系,如“医生”(项2)、“售货员或服务生”(项5)及“保险经纪”(项8)等。而负端的则多为并非以金钱关系或利益交换为主的联系,如“情侣”(项21)、“朋友”(项13)及“麻雀友〔牌友〕”(项7)。

## 4 讨论

综合以上结果,本研究发现以下四点:

第一,从总体上检查三个生活情境,所得到的实证数据都肯定了杨氏模型中的情感成分<sup>[3]</sup>。该维度的发现也与以往中西方理论模型及研究的结果一致。理论层面上,该维度除了与杨氏模型吻合外,也同黄光国在《人情与面子》一文中所述的人际关系模型中的情感程度(Expressiveness)维度相同<sup>[2]</sup>。另外,三个生活情境中处于该维度正端的是核心家庭成员、亲密朋友及同学,这恰恰是杨国枢在他的“关系取向”理论中所指的家人及熟人两类,而位于负端的为生人一类<sup>[4]</sup>。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庄耀嘉的研究也发现台湾被试通过亲密—疏远(Closeness-Distance)这一维度将对偶关系进行比较<sup>[8]</sup>。而张志学的研究则发现国内被试根据关系的远近这一维度对不同关系进行分类<sup>[7]</sup>。本研究发现的情感程度维度正好证明了情感成分在两岸三地华人社区的普遍性。此维度也同西方理论相呼应,如与 Fiske 地四种人际关系分类中的 Communal sharing 类似<sup>[19]</sup>;而在三个情境中位于此维度正端的核心家庭成员、亲密朋友及同学,正是 Mills 和 Clark 的共有关系(Communal relationships)<sup>[20]</sup>。而且,本研究还发现华人人际关系中所谓的情感成分肯定要比西方的丰富。以往的西方研究,亲密维度多指透过交往而建立起来的情感,其中包括互相信任,共有经验及相同兴趣。然而,本研究中的情感成分则具有义务性质。“关系双方的义务程度”这一量尺在三个情境中均指向“情感程度”这一维度。梁漱溟也曾说过:“(中国)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80 页)”<sup>[21]</sup>,足见关系情感与关系义务的关联。另一发现在于,在家族情境中,可以很明显看出,一个关系的情感强度与其血缘亲疏有着重大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维度中,核心家庭的情感强度位居首位符合常理,然而配偶亲属较父母系亲属更为亲密则出乎研究者意料之外。这可能和部分学者提出的有关现今华人家庭由父子轴转变至夫妻轴的现象有关<sup>[22]</sup>。

第二,本研究结果显示,发现了两个新的维度,分别是家族情境的“关系辈份突显性”及学校情境的“等级差异突显性”。综观以上两个没有任何关系量尺解释的维度,他们都是以等级高低作为认知维度的。此类维度也与庄耀嘉及张志学等人的研究结果相符<sup>[7,8]</sup>。前者发现了支配—服从(Dominance-

Submission)维度,很明显是等级差别下导致的从属关系;而后者发现了“个人在交往中的自主性”,认为中国人与不同关系的人交往时会采用不同的法则。另外,此类维度也和一些西方理论及跨文化研究的结果相似。前者如 Wish, Deutsch 和 Kaplan 所说的“平等不平等”<sup>[23]</sup>;后者如 Triandis 等人所提出的“上级支配与下级服从”<sup>[24]</sup>,说明该维度具有一定的跨文化普遍性。杨氏模型中的既定成分被定义为“两人在某一时间点以前,经由交往所建立的所有社会既定〔或认可及叫得出名字来的〕的联系〔亦即关系称谓,如父女关系、师生关系等〕所形成的一个交往基础”(153 页)<sup>[3]</sup>。虽然这两个维度为先赋的关系基础,没有后天建立的成分,然而笔者认为也可以被看作是杨氏理论中的既定成分。因为华人社会一向被认为是高权力距离(High power distance)<sup>[25]</sup>的,人际关系多以从属为主,因此以辈份将家族关系分类不足为奇。而学校作为一个“家庭化”的场所,师尊为父,同学为兄,因此通过等级差异进行分类也是正常现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情感程度与等级从属的交互作用在家族情境中最为明显。如前所述,情感强度高的核心家庭成员都在“关系辈份的突显性”这一维度上趋向零值,而情感强度低的其它亲属则位于两极。由此足以显示出,和越亲密的人相处时,辈份阶级就越不明显。该结果与 Marwell 和 Hage 的理论相一致<sup>[26]</sup>,他们认为人际关系分为三类:亲密而互相信任的关系、完全陌生而没有明显利益纠葛的关系以及不亲密但有明显利益纠葛的关系。而社会化礼仪只适用于第三种关系,而并不适用前两种,因为第一种亲密关系已经提供了利益交换的信任条件,而第二种很难有利益交换发生。而 McAuley 等人则指出,中国的等级关系实际上是社会化利益的一种<sup>[27]</sup>。因此,诚如社会学家金耀基所言,中国人实际上是利用人际关系的网络来获取所需的社会资源<sup>[28]</sup>。而在亲属辈份及等级从属的背后,起作用的正是“礼”(和社会礼仪)。而“礼”正是监督个人社会行为的尺度<sup>[29,30]</sup>。因此这两个维度及其背后的“礼”,正是维持关系双方交换或获取社会资源的社会化手段,具有功利的性质。

第三,杨氏理论模型的另一元素——工具成分,则只表现在日常生活情境的功利程度这一维度上。笔者尝试以三个生活情境的不同结构来解释为何如此。如前所述,中国的辈份高低及等级从属与其背后的“礼”都具有工具性或功利价值;因此,被试在家族或学校情景中以辈份等级维度来划分关系就已经

具有了一定的工具性。而且,通过既定的社会义务来界定某关系的功利价值有时较从实际交往中获得的经验更准确,因为如果某一方不能满足该社会义务将被认为有失“面子”,这样对自己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因为其结构并不像家族和学校那样具有等级性,而且关系(如朋友、医生等)的建立多取决于自身选择,并不像先赋性强的家人关系及师生关系,所以如果以类似辈份或等级差异的方法将关系分类则不能反映其工具价值,不如由交往经验中获得的有关信息来得实际。这就是功利程度这一维度只表现在日常生活处境,而辈份或等级突显性只局限于家族或学校这类等级性高的情境的原因。另一现象是,虽然日常生活情境中的情感与功利两个维度是正交维度(Orthogonal dimensions),然而他们之间却存在明显的交互作用。显然,这里所显示的功利程度决不是双方纯粹进行资源交换的次数或数量,或双方是否能满足既定的社会责任,而应该是一种心理诠释。Chang 和 Holt 在他们的访谈研究中认为,被访者与家人和亲密朋友进行资源交换时并不认为这种行为具有功利性,也不期望同等回报(Retribution),他们更认为帮忙是一种义务,不应在背后计算利益<sup>[31]</sup>。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情人和密友这些必定经常交换资源的亲密关系所具有的功利程度却非常低。而功利程度高的(如医生、保险经纪)关系则属于双方具有交换资源需要的往来关系,而其资源交换则受到法律或社会道德的严格保障。此类关系比较近似黄光国理论模型中的“工具关系”<sup>[2]</sup>。

第四,对于为什么“回报程度”这一维度在家族情境中格外明显还存在疑问。这可能与中国传统家庭思想中特别强调的亲子养育的回报关系有关。综观各关系在这一维度上的分布,和传统思想之间也存在差异:核心家庭成员与父母系亲属处于此维度的正端,显示回报程度低;而配偶亲属则处于负端,即回报程度高。如前所述,Chang 和 Holt 认为家人或密友间视帮助或资源交换为一种义务,不求回报<sup>[31]</sup>,所以核心家庭成员的回报程度低可以完全归于一种心理解释。而父母亲属的低回报程度及配偶亲属的高回报程度则可能是中国现代家庭正由父子轴转为夫妻轴所导致<sup>[22]</sup>。

综上所述,本研究肯定了杨氏模型的两个关系组成成分,并提供了实证结果。其中情感成分更贯穿三个生活情境,这与以往的同类研究相符,证明了其在华人社区的普遍性。此外,本研究也通过对辈

份等级及功利程度的选择,证明了在不同的生活情境中,被试灵活地使用杨氏模型中地既定成分和工具成分将关系进行分类,以求达到目的。当然,在等级性高和等级性低的情境分别采用既定成分及工具成分的看法仍需要进一步实证证明。但本研究发现的不同情境采用不同维度将关系分类,则是可信的实证研究结果;同时也证明华人不但以不同的法则对待不同关系的人,甚至在不同的情境中已经将关系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分类,以满足情境的需要。

本研究的最大局限在于,被试对于某种关系的判断是基于社会约定俗成的标准还是交往经验的问题尚不明确。虽然本研究力求以一套完备的关系清单来要求被试按本身与某种关系的交往经验可能做出判断,但很多被试对于某些关系缺乏直接经验却是事实。因此社会标准与个人经验被混淆,降低了结果的可靠性。事实上,张志学在其研究中也提出了以上难题,并认为这类研究所发现的维度只能代表一些社会规范性的东西<sup>[7]</sup>。然而,如果杨氏的理论模型中所述包含“既定成分”和“交往成分”的分类是正确无误,那么进行实证研究时必须尽量将被试的自身经验和社会标准分开处理。另一方面,实证结果的概化能力(Generalizability)无疑会受到局限。然而,从总体上看,本研究结果大致与前人研究相吻合,因此这一情况并不严重。

至于未来研究的方向,笔者认为首先应加强此类实证结果和理论模型的概化能力。本研究及杨氏模型都只停留在将关系概念化的层面,要证明它们是否影响华人的社会行为则需要进行更多的相关研究。其中一个建议为研究者可以尝试利用本研究中的关系清单,制作模拟资源分配或交换情境,调节已经发现的不同维度,观察被试的行为是否跟着所调节的维度变化。另一个研究方向是进一步确定华人是否在不同的生活情境中采取不同的分类方法,例如本研究中所指出的——在等级性高与等级性低的处境中,分别采用杨氏模型中的既定成分和工具成分——这一看法仍需要更多实证数据的支持。第三,尝试将此类研究应用到不同人口背景特征的被试身上,从而研究不同年龄、教育背景、成长经验和现代化进度的华人是否会出现相同结果。以往已有不同文献证明了两岸三地及海外华人的心理特征会受到不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sup>[9,10,22,32,33]</sup>,未来研究可以更进一步,调查华人人际关系在构念化中的变化。

**致谢:** 本文改自第一作者刘嘉庆学士论文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Chinese Guanxi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Students by Using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An Empirical Approach* (2003)。该论文完成于 2002~2003 年。在这两年间,心感铭谢本文第二作者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系区永东教授悉心指导,及广州中山大学心理学系杨中芳教授在论文整个过程中提供理论及实践上的宝贵意见。另台湾国立大学心理学系黄光国教授亦于期间赐教良多。没有以上学人指点疏漏,本文实难以完稿,在此一并向他们致谢。

### 参 考 文 献

- 1 Ho D Y 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relationships dominance: An analysis based on methodological relationalism.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8, 1:1 ~ 16
- 2 Hwang K K. Face and favor: the Chinese power gam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7, 92(4):35 ~ 41
- 3 Yang C F.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interpersonal liking. In: K S Yang et al. (Eds.)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Volume 12. Taipei: Kuei-Kuan Publishing Co., 1999. 105 ~ 179. (in Chinese)  
(杨中芳. 人际关系与人际情感的构念化. 见:杨国枢(主编). 本土心理学研究, 12 期. 台北:桂冠图书公司, 1999. 105 ~ 179)
- 4 Yang K S. The soci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peopl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nteraction. In: K S Yang, A B Yue (Eds.) *The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of the Chinese-Conceptions and Methods* (1992). Taipei, Taiwan: Kuei-Kuan Publishing Co., 1993. (in Chinese)  
(杨中芳. 试论如何研究中国人的性格:从西方社会/性格心理学及文化/性格研究中汲取经验与启发. 见:杨国枢,余安邦(合编). 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1992). 台北:桂冠图书公司, 1993)
- 5 Yang C F. Psychocultural foundation of informal groups: The issues of loyalty, sincerity, and trus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7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April 6~9, 1995, Washington, DC
- 6 Jacobs J B. The concept of guanxi and social politics in a rural Chinese cultural setting. In: S L Greenblatt, R W Wilson, A A Wilson (Eds.), *Social Interaction in Chinese Society*. New York: Praeger, 1982
- 7 Zhang Z X. Chinese cognition 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 multi dimensional investigation. In: C F Yang (E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ffection and Trust of the Chinese: From An Interactional Perspective*. Taipei, Taiwan: Yuen Liu Publishing Co., 2001. 159 ~ 179. (in Chinese)  
(张志学. 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认知:一项多维度的研究. 见:杨中芳编. 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情感与信任. 台北:远流出版社, 2001. 159 ~ 179)
- 8 Chuang Y C. The cognitive structure of role norms in Taiwan.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8, 1:239 ~ 251
- 9 Yang K S. Chinese personality and its change. In: M H Bond (Ed.), *The Psychology of the Chinese People*. HK: Oxford, 1986. 106 ~ 170
- 10 Yang K S. The soci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peopl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nteraction. In: K S Yang, A B Yue (Eds.), *The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of the Chinese-Conceptions and Methods* (1992). Taipei, Taiwan: Kuei-Kuan Publishing Co., 1993. (in Chinese)  
(杨国枢. 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社会互动的观点. 见:杨国枢,余安邦(合编). 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1992). 台北:桂冠图书公司, 1993)
- 11 Fei X T. Rural China.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H. K.) Co., Ltd., 1991. 25 ~ 33. (in Chinese)  
(费孝通. 乡土中国. 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1. 25 ~ 33)
- 12 Hsu F L K. *American and Chinese: Two ways of life*. New York: Abelard-Schuman, 1953
- 13 Tin W K. *Systems of Western and Eastern Interpersonal Appellation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and Research Publication, 1997. 481 ~ 484 (In Chinese)  
(田惠刚. 中西人际称谓系统.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8. 481 ~ 484)
- 14 Kruskal J B, Wish M.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78
- 15 Kruskal J B. Nonmetric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A numerical method. *Psychometrika*, 1964, 29:115 ~ 129
- 16 Spence I. Monte Carlo simulation studies.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1983, 7(4):405 ~ 425
- 17 Spence I, Graef J.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underlying dimensionality of an empirically obtained matrix of proximities.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1974, 9:331 ~ 341
- 18 Davison M L, Sireci S G.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In: H E A Tinsley, S D Brown (Eds.), *Handbook of Applied Multivariate Statistics and Mathematical Modeling*. London: Academic Press, 2000. 323 ~ 352.
- 19 Fiske A P. *Structures of Social Life: The Four Elementary Forms of Human Relations*. New York: Praeger, 1991
- 20 Mills J, Clark M S. Exchange and communal relationships. In: L Wheeler (Eds.), *Review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3.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1982
- 21 Leung S M, Chung Kuo Wen Hua Yao I.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H. K.) Co. Ltd., 1987. 77 ~ 94 (In Chinese)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 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1987. 77 ~ 94)
- 22 Yang C F. Familism and development: An examination of the role of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Mainland, Hong Kong and Taiwan. In: D Sinha, H S R Kao (Eds.), *Social Values and Development: Asian Perspectives*.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 1988. 93 ~ 123
- 23 Wish M, Deutsch M, Kaplan S B. Perceived dimensions of in-

- terpers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6, 33:409 ~ 420
- 24 Triandis H C, Vassiliou V, Nassiakou M. Three cross-cultural studies of subjective cultu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Monograph Supplement*, 1968, 4:1 ~ 42
- 25 Hofstede G. Dimensions of national cultures in fifty countries and three regions. In: J B Derogowski, S Dziurawiec, R C Annis (Eds.), *Expiscations in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Lisse, Netherlands: Swets and Zeitlingers, 1983. 335 ~ 355
- 26 Marwell G, Hage J. The organization of role relationships. A systematic descrip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0, 35:884 ~ 900
- 27 McAlley P C, Bond M H, Kashima E. Toward defining situations objectively: A culture-level analysis of role dyads in Hong Kong and Australia. *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Psychology*, 2002, 33(4): 363 ~ 379
- 28 King A Y C. Kuan-his and network building: 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Daedalus*, 1991, 120:63 ~ 84
- 29 Cheng C K. Familism: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 *Social Forces*, 1944, 23:50 ~ 59
- 30 Ruey Y F. The five social dyads as a means of social control with a review of the Li in Confucianism. *Journal of Sociology*, 1967, 3:47 ~ 58. (In Chinese)  
(芮逸夫. 五伦的社会控制观兼论儒家的礼. 国立台湾大学社会学刊, 1967, 3: 47 ~ 58)
- 31 Chang H C, Holt G R. Debt-repaying mechanism in Chinese relationships: An exploration of the folk concepts of pao and human emotional debt.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1994, 27(4):351 ~ 357
- 32 Ho D Y F, Chiu C Y. Component ideas of 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An application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culture. In: U Kim, H C Triandis, C Kagitcibasi, S C Choi, G Yoon (Eds.),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4. 137 ~ 156
- 33 Hwang K K. Filial piety and loyalty: Two types of social identification in Confucianism.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9, 2:163 ~ 183

## 附录 1 家族情境关系名称一览表

编号	关系名称	关系解释〔与分类实验所用卡纸中所载相同〕	所属类别
1	父亲		核心家庭
2	母亲		核心家庭
3	儿子		核心家庭
4	女儿		核心家庭
5	兄弟姐妹		核心家庭
6	妻子、丈夫		核心家庭
7	外孙(女)	你女儿所生的儿子〔女儿〕	核心家庭
8	孙(女)	你儿子所生的儿子〔女儿〕	核心家庭
9	侄女婿侄媳	你兄弟所生女儿的丈夫,你兄弟所生儿子的妻子	兄弟姐妹亲属
10	姑表姐〔妹〕夫姑表嫂〔弟妇〕	你父亲姐妹(姑母)所生女儿的丈夫,你父亲姐妹(姑母)所生儿子的妻子	父系亲属
11	堂兄弟姐妹	你父亲兄弟(叔伯)所生的儿子及女儿	父系亲属
12	姨外甥〔女〕内侄〔女〕	你妻子姐妹所生的儿子〔女儿〕,你妻子兄弟所生的儿子〔女儿〕	妻系亲属
13	姑表外甥〔女〕姑表侄〔女〕	你姑表姐妹所生的儿子〔女儿〕,你姑表兄弟所生的儿子〔女儿〕	父系亲属
14	甥〔女〕侄〔女〕	你丈夫姐妹的儿子〔女儿〕你丈夫兄弟的儿子〔女儿〕	夫系亲属
15	堂外甥〔女〕堂侄〔女〕	你堂姐妹所生的儿女,你堂兄弟所生的儿女	父系亲属
16	外甥〔女〕、侄〔侄女〕	你姐妹所生的儿子〔女儿〕,你兄弟所生儿子〔女儿〕	兄弟姐妹亲属
17	姑表兄弟姐妹	你父亲姐妹(姑母)所生的女儿及儿子	父系亲属
18	堂姨表兄弟姐妹堂舅表兄弟姐妹	你堂外祖父所生女儿所生的兄弟姐妹,你堂外祖父所生儿子所生的兄弟姐妹	母系亲属
19	舅、姨表外甥〔女〕 舅、姨表侄〔女〕	你姨母女儿(姨表姐妹)所生的儿子〔女儿〕,你舅父女儿(舅表姐妹)所生的儿子〔女儿〕,你姨母儿子(姨表兄弟)所生的儿子〔女儿〕,你舅父儿子(舅表兄弟)所生的儿子〔女儿〕	母系亲属
20	外甥女婿外甥媳	你姐妹所生女儿的丈夫,你姐妹所生儿子的妻子	兄弟姐妹亲属
21	姨父舅母	你母亲姐妹的丈夫,你母亲兄弟的妻子	母系亲属
22	表姨表舅	你外祖父姐妹(姑外祖母)所生的女儿,你外祖父姐妹(姑外祖母)所生的儿子	母系亲属
23	堂姨母堂舅父	你外祖父兄弟(堂外祖父)所生的女儿,你外祖父兄弟(堂外祖父)所生的儿子	母系亲属
24	从堂兄弟堂表兄弟	你父亲堂兄弟(或你祖父兄弟的儿子)所生的儿女,你父亲堂姐妹(或你祖父兄弟的女儿)所生的儿女	父系亲属
25	姨表姐〔妹〕夫姨表嫂〔弟妇〕	你母亲姐妹(姨母)所生女儿的丈夫,你母亲姐妹(姨母)所生儿子的妻子	母系亲属
26	表姨父表舅母	你外祖父姐妹(姑外祖母)所生女儿的丈夫,你外祖父姐妹(姑外祖母)所生儿子的妻子	母系亲属
27	堂姨父堂舅母	你外祖父兄弟(堂外祖父)所生女儿的丈夫,你外祖父兄弟(堂外祖父)所生儿子的妻子	母系亲属
28	姨母舅父	你母亲的姐妹,你母亲的兄弟	母系亲属
29	姨表兄弟姐妹舅表兄弟姐妹	你母亲姐妹(姨母)所生的儿子及女儿,你母亲兄弟(舅父)所生的儿子及女儿	母系亲属

30	内姐(妹)内兄〔弟〕	你妻子的姐〔妹〕你妻子的兄〔弟〕	妻系亲属
31	姐(妹)夫嫂(弟妇)	你姐姐〔妹妹〕的丈夫,你兄〔弟〕的妻子	兄弟姐妹亲属
32	内姐〔妹〕夫、内嫂〔弟妇〕	你妻子姐〔妹〕的丈夫,你妻子兄〔弟〕的妻子	妻系亲属
33	姨表姐〔妹〕夫、嫂〔弟妇〕 舅表姐〔妹〕夫、嫂〔弟妇〕	你母亲姐妹(姨母)所生女儿的丈夫,你母亲姐妹(姨母)所生儿子的妻子,你 母亲兄弟(舅父)所生女儿的丈夫,你母亲兄弟(舅父)所生儿子的妻子	母系亲属
34	堂姐〔妹〕夫堂嫂〔弟妇〕	你父亲兄弟(叔伯)所生女儿的丈夫,你父亲兄弟(叔伯)所生儿子的妻子	父系亲属
35	夫姐〔妹〕夫夫嫂〔弟妇〕	你丈夫姐〔妹〕的丈夫,你丈夫兄〔弟〕的妻子	夫系亲属
36	祖父、祖母		核心家庭
37	姑外祖母〔父〕堂外祖父〔母〕	你外祖父的姐妹〔及其丈夫〕,你外祖父的兄弟〔及其妻子〕	母系亲属
38	外祖父(母)		核心家庭
39	公公、婆婆	你丈夫的父亲及母亲	夫系亲属
40	姑父伯〔婶〕母	你父亲的姐妹的丈夫,你父亲兄〔弟〕的妻子	父系亲属
41	大岳父(母)	你妻子的祖父〔祖母〕	妻系亲属
42	夫兄弟姐妹	你丈夫的姐妹及兄弟	夫系亲属
43	岳父(母)	你妻子的父亲〔母亲〕	妻系亲属
44	堂伯〔叔〕堂姑	你父亲的堂兄弟,你父亲的堂姐妹	父系亲属
45	姑祖母〔丈〕伯〔叔〕 祖〔祖母〕	你祖父的姐妹〔及其丈夫〕,你祖父的兄〔弟〕及其妻子	父系亲属
46	太公(婆)	你丈夫父亲的父亲〔母亲〕	夫系亲属
47	姑母伯(叔)	你父亲的姐妹,你父亲的兄〔弟〕	父系亲属
48	女婿、媳妇		核心家庭

## 附录 2 学校情境关系名称一览表

编号	关系名称	关系解释〔与分类实验所用卡纸中所载相同〕
1	小学校友	所有在你就读小学时同级及不同级的学生,同班同学除外。
2	中学校友	所有在你就读中学时同级及不同级的学生,同班同学除外。
3	中学同班同学	所有在你就读中学时曾与你同班的学生。
4	小学同班同学	所有在你就读小学时曾与你同班的学生。
5	大学同系同学	所有在你就读大学时曾与你同系同级的学生。
6	大学同书院同学	所有在你就读大学时曾与你同属同一书院的学生。
7	大学同系导师	所有在你就读大学与你同属该系的导师(Teaching Assistant, TA)。
8	大学教授、讲师	所有在你就读大学与你同属该系的教授或讲师(Professor, Lecturer, Instructor)。
9	补习老师	所有在你学习过程中曾为你提供家课辅导的人。
10	大学同系师兄姐妹	所有在你就读大学时曾与你同系但非同级的学生。
11	中学老师	所有在你就读中学时该校老师。〔该老师现或已离任,但那时在该校任教便可。〕
12	小学老师	所有在你就读小学时该校老师。〔该老师现或已离任,但那时在该校任教便可〕
13	校内处所认识的人	在校内的任何课外活动中认识的人。中学如在运动会、校内比赛;大学如大 O 细 O 迎新营。
14	宿舍同房	所有在学习过程中曾与你同住在宿舍中同一房间的人。
15	室友	所有在学习过程中曾与你同住同一宿舍的人。包括舍监、员工、学生,同房除外。
16	校巴司机	所有在你学习过程中为你提供校巴交通服务的司机。
17	图书馆管理员	所有在你学习过程中在你就读学校的图书馆工作的职员。
18	驻校医护人员	所有在你就读学校的驻校医生、护士及其它医护人员。
19	饭堂职员	所有在你就读学校为你提供伙食供给的职工。
20	中学会社干事	所有在你就读中学时曾经一起参与同一会社筹划单位的人。
21	大学会社干事	所有在你就读大学时曾经一起参与同一会社的筹划单位的人〔庄员〕。
22	大学同学	所有在你就读大学时同级及不同级的学生,同系同学除外。
23	中学校工职员	所有在你就读中学的校工、文员、职工、技术员、保安员、实验室助理等。
24	小学校工职员	所有在你就读小学中的校工、文员、职工、技术员、保安员、实验室助理等。
25	中学驻校社工	所有在你就读中学的社工、辅导人员。
26	大学同系职工	所有在你就读大学的同系文员、职工、技术员、保安员、实验室助理等。
27	校内售货员及服务员	所有在你就读的学校中提供售卖物品服务或任何形式服务〔如银行、书店〕的员工。
28	大学学习作同组组员	所有在你就读大学时曾与你同组进行习作(Project)的人。
29	大学导师、学长	所有在大学里为你提供指导的人(Mentor)或学长计划中的学长。
30	校内会社会员	所有在你就读学校中同属同一团体或会社的人。
31	大学校工职员	所有在你就读大学的校工、文员、职工、技术员、保安员、实验室助理等(同系除外)。
32	同学亲属	你同学的父母兄弟姐妹朋友亲戚。
33	大学指导教师	所有为你提供毕业论文指导、期终习作(Final Year Project)的特定教授、讲师。
34	小学驻校社工	所有在你就读读小学的社工、辅导人员。

## 附录 3 日常生活情境关系名称一览表

编号	关系名称	关系解释〔与分类实验所用卡纸中所载相同〕
1	司机	所有巴士、的士、村巴或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者；私家车或私人搭载除外。
2	医生	
3	看更	所有在居住环境〔大厦、屋苑、工作地点、村落〕的保安员、护卫员。
4	邻居	所有在同一居住环境附近居住的人，包括同楼层、同大厦及同屋苑。
5	售货员、服务生	所有店铺里的职员、包括食肆职员、店铺推销员、银行服务生等。
6	笔友	所有只以书信形式作唯一沟通媒介认识或沟通的人。
7	麻雀友〔牌友〕	在生活中经常一起打麻雀的人或任何一起以任何赌博形式接触的人。
8	保险从业员	
9	波友、GYM友	在生活中经常一起做运动的人。包括打波游水、健身运动等。
10	校外课程同学组员	所有在校外课程中认识的同学或组员。
11	家庭佣工	在你家中为你提供家居服务如清洁煮食的人，如菲佣、钟点女佣。
12	教友、神职人员	所有同属同一宗教团体内的人，如教友、主持、牧司、修女等。
13	朋友	
14	点头朋友	
15	顾客	
16	导游、领队	在你参加的旅行团中担当指导游览或公司委派的代表。
17	助养者	你给予助养的人。
18	会社会员	同属同一校外会社〔如兴趣学会、义工组织等〕的人。
19	志同道合的朋友	
20	乘客	所有乘搭同一公共交通工具如巴士、的士、村巴的人。
21	情侣	男、女朋友、爱人。
22	同居〔同屋住〕	所有居住在同一单位的人。
23	普通朋友	
24	游览时的团友	参加同一旅行团或旅游时认识的人。
25	网友	所有在网上认识或以互联网作唯一沟通媒介认识的人，如 ICQ、E-mail、Chartroom。
26	会社干事、职工	校外会社〔如兴趣学会、义工组织中〕中的职员或一起工作的人。
27	清洁工人	在生活〔多为居住环境周围〕中的清洁工人〔或垃圾婆〕。
28	校外课程导师	在校外课程或活动所认识的导师或领导。
29	社工	
30	亲人、亲戚的朋友	所有父母兄弟或亲戚的朋友。
31	陌生人、途人	所有在路上遇到的人，如陌生人、途人，问路者、一面之缘。
32	朋友的朋友	所有你生活中认识朋友的朋友。
33	特定处境认识的朋友	包括任何〔校外〕聚会、活动而认识的朋友。
34	补习学生家长	
35	会社职员	
36	表现者的观众	所有与你观看同一表演的人。
37	前邻居	所有以前的邻居。
38	街坊	所有居住环境附近认识或接触的人。

##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CHINESE GUANXI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STUDENTS BY USING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AN EMPIRICAL APPROACH

Lau Ka Hing, Au Wing Tung, Lv Xiaowei, Jiang Yi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a)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empirically verified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Chines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guanxi*) proposed by C. F. Yang (1995, 1999). Yang suggested that *guanxi* can be distinguished between ascribed *guanxi* and interactive *guanxi*; and interactive *guanxi* is consisted of the affective and instrumental dimensions. 20 respondents were interviewed to develop a comprehensive list of 34 *guanxi* in the education domain and 38 *guanxi* in the daily-life domain. 48 *guanxi* were theoretically derived in the family domain. 101 university students then sorted these *guanxi* in these three domains separately. They also rated these *guanxi* on nine attributes including level of obligations, expressiveness, instrumentality, etc.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Results showed that *guanxi* in the family domain consisted of three dimensions, namely affectiveness, perception of *bei*, and reciprocity. However, *guanxi* in the education domain consisted of affectiveness and perception of hierarchical difference, and *guanxi* in the daily domain consisted of affectiveness and instrumentality. In general, these results supported Yang's model that affectiveness is a common factor in categorizing *guanxi* while different dimensions were used to categorize *guanxi* in different domains.

**Key words** *guanxi*, affectiveness, perceived *bei* difference, instrumentality,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MDS)